資治通鑑/卷21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十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十一 唐紀二十七

► 卷二百十二

起閼逢攝提格，盡強圉大荒落，凡四年。

資治通鑑 第211卷

卷第二百一十一

【唐紀二十七】　起閼逢攝提格，盡強圉大荒落，凡四年。

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中開元二年〈甲寅，西元七一四年〉

春，正月，壬申，制：「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、刺史，都督、刺史有政跡者除京官，使出入常均，永爲恆式。」

己卯，以盧懷慎檢校黃門監。

舊制，雅俗之樂，皆隸太常。上精曉音律，以太常禮樂之司，不應典倡優雜伎；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，命右驍衞將軍范及爲之使。又選樂工數百人，自教法曲於梨園，謂之「皇帝梨園弟子」。又教宮女使習之。又選伎女，置宜春院，給賜其家。禮部侍郎張廷珪、殿中侍御史袁楚客皆上疏，以爲：「上春秋鼎盛，宜崇經術，邇端士，尚樸素，深以悅鄭聲、好遊獵爲戒。」上雖不能用，欲開言路，皆嘉賞之。

中宗以來，貴戚爭營佛寺，奏度人爲僧，兼以僞妄；富戶強丁多削髮以避徭役，所在充滿。姚崇上言：「佛圖澄不能存趙，鳩摩羅什不能存秦，齊襄、梁武，未免禍殃。但使蒼生安樂，即是佛身；何用妄度奸人，使壞正法！」上從之。丙寅，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，以僞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。

初，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鎭撫奚、契丹，則天之世，都督趙文翽失政，奚、契丹攻陷之，是後寄治於幽州東漁陽城。或言：「靺鞨、奚、□大欲降唐，正以唐不建營州，無所依投，爲默啜所侵擾，故且附之；若唐復建營州，則相帥歸化矣。」并州長史、和戎大武等軍州節度大使薛訥信之，奏請擊契丹，復置營州；上亦以冷陘之役，欲討契丹。群臣姚崇等多諫。甲申，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，將兵擊契丹，群臣乃不敢言。

薛王業之舅王仙童，侵暴百姓，御史彈奏；業爲之請，敕紫微、黃門覆按。姚崇、盧懷慎等奏：「仙童罪狀明白，御史所言無所枉，不可縱捨。」上從之。由是貴戚束手。

二月，庚寅朔，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。姚崇表賀，請書之史冊；從之。

乙未，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頡利發、石阿失畢將兵圍北庭都護府，都護郭虔瓘擊敗之。同俄單騎逼城下，虔瓘伏壯士於道側，突起斬之。突厥請悉軍中資糧以贖同俄，聞其已死，慟哭而去。

丁未，敕：「自今所在毋得創建佛寺；舊寺頹壞應葺者，詣有司陳牒檢視，然後聽之。」

閏月，以鴻臚少卿、朔方軍副大總管王晙兼安北大都護、朔方道行軍大總管，令豐安、定遠、三受降城及旁側諸軍皆受晙節度。徙大都護府於中受降城，置兵屯田。

丁卯，復置十道按察使，以益州長史陸象先等爲之。

上思徐有功用法平直，乙亥，以其子大理司直倫爲恭陵令。竇孝諶之子光祿卿幽公希瑊等，請以己官爵讓倫以報其德，由是倫累遷申王府司馬。

丙子，申王成義請以其府錄事閻楚珪爲其府參軍，上許之。姚崇、盧懷慎上言：「先嘗得旨，雲王公、駙馬有所奏請，非墨敕皆勿行。臣竊以量材授官，當歸有司；若緣親故

之恩，得以官爵爲惠，踵習近事，實紊紀綱。」事遂寢。由是請謁不行。

突厥石阿失畢既失同俄，不敢歸，癸未，與其妻來奔；以爲右衞大將軍，封燕北郡王，命其妻曰金山公主。

或告太子少保劉幽求、太子詹事鐘紹京有怨望語，下紫微省按問，幽求等不服。姚崇、盧懷慎、薛訥言於上曰：「幽求等皆功臣，乍就閒職，微有沮喪，人情或然。功業既大，榮寵亦深，一朝下獄，慮驚遠聽。」戊子，貶幽求爲睦州刺史，紹京爲果州刺史，紫微侍郎王琚行邊軍未還，亦坐幽求黨貶澤州刺史。

敕：「涪州刺史周利貞等十三人，皆天後時酷吏，比周興等情狀差輕，宜放歸草澤，終身勿齒。」西突厥十姓酋長都擔叛。三月，己亥，磧西節度使阿史那獻克碎葉等鎮，擒斬都擔，降其部落二萬餘帳。

御史中丞姜晦以宗楚客等改中宗遺詔，青州刺史韋安石、太子賓客韋嗣立、刑部尚書趙彥昭、特進致仕李嶠，於時同爲宰相，不能匡正，令監察御史郭震彈之；且言彥昭拜巫趙氏爲姑，蒙婦人服，與妻乘車詣其家。甲辰，貶安石爲沔州別駕，嗣立爲岳州別駕，彥昭爲袁州別駕，嶠爲滁州別駕。安石至沔州，晦又奏安石嘗檢校定陵，盜隱官物，下州征贓。安石歎曰：「此只應須我死耳。」憤恚而卒。晦，皎之弟也。

毀天樞，發匠熔其銅鐵，歷月不盡。先是，韋後亦於天街作石台，高數丈，以頌功德，至是並毀之。

夏，四月，辛巳，突厥可汗默啜復遣使求昏，自稱「乾和永清太駙馬、天上得果報天男、突厥聖天骨咄祿可汗」。

五月，己丑，以歲饑，悉罷員外、試、檢校官，自今非戰功及別敕，毋得注擬。

己酉，吐蕃相坌達延遣宰相書，請先遣解琬至河源正二國封疆，然後結盟。琬嘗爲朔方大總管，故吐蕃請之。前此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，復召拜左散騎常侍而遣之。又命宰相復坌達延書，招懷之。琬上言：「吐蕃必陰懷叛計，請預屯兵十萬於秦、渭等州以備之。」

黃門監魏知古，本起小吏，因姚崇引薦，以至同爲相。崇意輕之，請知古攝吏部尚書、知東都選事，遣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；知古銜之。崇二子分司東都，恃其父有德於知古，頗招權請托；知古歸，悉以聞。他日，上從容問崇：「卿子才性何如？今何官也？」崇揣知上意，對曰：「臣有三子，兩在東都，爲人多欲而不謹，是必以事幹魏知古，臣未及問之耳。」上始以崇必爲其子隱，及聞崇奏，喜問：「卿安從知之？」對曰：「知古微時，臣卵而翼之。臣子愚，以爲知古必德臣，容其爲非，故敢干之耳。」上於是以崇爲無私，而薄知古負崇，欲斥之。崇固請曰：「臣子無狀，撓陛下法，陛下赦其罪，已幸矣；苟因臣逐知古，天下必以陛下爲私於臣，累聖政矣。」上久乃許之。辛亥，知古罷爲工部尚書。

宋王成器，申王成義，上之兄也；岐王范，薛王業，上之弟也；豳王守禮，上之從兄也。上素友愛，近世帝王莫能及。初即位，爲長枕大被，與兄弟同寢。諸王每旦朝於側門，退則相從宴飲、鬥雞、擊球，或獵於近郊，游賞別墅，中使存問相望於道。上聽朝罷，多從諸王游，在禁中，拜跪如家人禮，飲食起居，相與同之。於殿中設五幄，與諸王更處其中，謂之五王帳。或講論賦詩，間以飲酒、博弈、遊獵，或自執絲竹；成器善笛，范善琵琶，與上共奏之。諸王或有疾，上爲之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。業嘗疾，上方臨朝，須臾之間，使者十返。上親爲業煮藥，回飆吹火，誤爇上須，左右驚救之。上曰：「但使王飲此藥而愈，須何足惜！」成器尤恭慎，未嘗議及時政，與人交結；上愈信重之，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。然專以衣食聲色畜養娛樂之，不任以職事。群臣以成器等地逼，請循故事出刺外州。六月，丁巳，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，申王成義兼幽州刺史，幽王守禮兼虢州刺史，令到官但領大綱，自餘州務，皆委上佐主之。是後諸王爲都護、都督、刺史者並准此。

丙寅，吐蕃使其宰相尚欽藏來獻盟書。

上以風俗奢靡，秋，七月，乙未，制：「乘輿服御、金銀器玩，宜令有司銷毀，以供軍國之用；其珠玉、錦繡，焚於殿前；后妃以下，皆毋得服珠玉錦繡。」戊戌，敕：「百官所服帶及酒器、馬銜、鐙，三品以上，聽飾以玉，四品以金，五品以銀，自餘皆禁之；婦人服飾從其夫、子。其舊成錦繡，聽染爲皁。自今天下更毋得採珠玉，織錦繡等物，違者杖一百，工人減一等。」罷兩京織錦坊。

臣光曰：明皇之始欲爲治，能自刻厲節儉如此，晚節猶以奢敗。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！《詩》云：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」可不慎哉！

薛訥與左臨門衞將軍杜賓客、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萬出檀州擊契丹。賓客以爲「士卒盛夏負戈甲，繼資糧，深入寇境，難以成功。」訥曰：「盛夏草肥，羔犢孳息，因糧於敵，正得天時，一舉滅虜，不可失也。」行至灤水山峽中，契丹伏兵遮其前後，從山上擊之。唐兵大敗，死者什八九。訥與數十騎突圍得免，虜中嗤之，謂之「薛婆。」崔宣道將後軍，聞訥敗，亦走。訥歸罪於宣道及胡將李思敬等八人，制悉斬之於幽州。庚子，敕免訥死，削除其官爵；獨赦杜賓客之罪。

壬寅，以北庭都護郭虔瓘爲涼州刺史、河西諸軍州節度使。

果州刺史鐘紹京心怨望，數上疏妄陳休咎；乙巳，貶溱州刺史。

丁未，房州刺史襄王重茂薨。輟朝三日，追謚曰殤皇帝。

戊申，禁百官家毋得與僧、尼、道士往還。壬子，禁人間鑄佛、寫經。

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爲離宮；甲寅，制許之，始作興慶宮，仍各賜成器等宅，環於宮側。又於宮西南置樓，題其西曰「花萼相輝之樓」，南曰「勤政務本之樓」。上或登樓，聞王奏樂，則召升樓同宴，或幸其所居盡歡，賞賚優渥。

乙卯，以岐王范兼絳州刺史，薛王業兼同州刺史。仍敕宋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，週而復始。民間訛言上采擇女子以充掖庭。上聞之，八月，乙丑，令有司具車牛於崇明門，自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；敕曰：「燕寢之內，尚令罷遣；閭閻之間，足可知悉。」

乙亥，吐蕃將坌達延、乞力徐帥眾十萬寇臨洮，軍蘭州，至於渭源，掠取牧馬。命薛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，爲隴右防禦使。以右驍衞將軍常樂郭知運爲副使，與太僕少卿王晙帥兵擊之。辛巳，大募勇士，詣河、隴就訥教習。

初，鄯州都督楊矩以九曲之地與吐蕃，其地肥饒。吐蕃就之畜牧，因以入寇，矩悔懼自殺。

乙酉，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武後所制《豫州鼎銘》，其末云：「上玄降鑒，方建隆基。」以爲上受命之符。姚崇表賀，且請宣示史官，頒告中外。

臣光曰：日食不驗，太史之過也；而君臣相賀，是誣天也。采偶然之文以爲符命，小臣之諂也；而宰相因而實之，是侮其君也。上誣於天，下侮其君，以明皇之明，姚崇之賢，猶不免於是，豈不惜哉！

九月，戊申，上幸驪山溫湯。

敕以歲稔傷農，令諸州修常平倉法；江、嶺、淮、浙、劍南地下濕，不堪貯積，不在此例。

突厥可汗默啜衰老，昏虐愈甚；壬子，葛邏祿等部落詣涼州降。

冬，十月，吐蕃復寇渭源。丙辰，上下詔欲親征，發兵十餘萬人，馬四萬匹。

戊午，上還宮。

甲子，薛訥與吐蕃戰於武街，大破之。時太僕少卿隴右群牧使王晙帥所部二千人與訥會擊吐蕃。坌達延將吐蕃十萬屯大來谷，選勇士七百，衣胡服，夜襲之，多置鼓角於其後五里，前軍遇敵大呼，後人鳴鼓角以應之。虜以爲大軍至，驚懼，自相殺傷，死者萬計。訥時在武街，去大來谷二十里，虜軍塞其中間；晙復夜出兵襲之，虜大潰，始得與訥軍合。同追奔至洮水，復戰於長城堡，又敗之，前後殺獲數萬人。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。乙丑，敕罷親征。

戊辰，姚崇、盧懷慎等奏：「頃者吐蕃以河爲境，神龍中尚公主，遂逾河築城，置獨山、九曲兩軍，去積石三百里，又於河上造橋。今吐蕃既叛，宜毀橋拔城。」從之。

以王海賓之子忠嗣爲朝散大夫、尚輦奉御，養之宮中。

己巳，突厥可汗默啜又遣使求昏，上許以來歲迎公主。

突厥十姓胡祿屋等諸部詣北庭請降，命都護郭虔瓘撫存之。

乙酉，命左驍衛郎將尉遲瑰使於吐蕃，宣慰金城公主。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矛至洮水請

和，用敵國禮；上不許。自是連歲犯邊。

十一月，辛卯，葬殤皇帝。

丙申，遣左散騎常侍解琬詣北庭宣慰突厥降者，隨便宜區處。

十二月，壬戌，沙陀金山入朝。

甲子，置隴右節度大使，領鄯、奉、河、渭、蘭、臨、武、洮、岷、郭、疊、宕十二州，以隴右防禦副使郭知運爲之。

乙丑，立皇子嗣真爲鄫王，嗣初爲鄂王，嗣玄爲鄄王。辛巳，立郢王嗣謙爲皇太子。嗣真，上之長子，母曰劉華妃。嗣謙，次子也，母曰趙麗妃；麗妃以倡進，有寵於上，故立之。

是歲，置幽州節度、經略、鎭守大使，領幽、易、平、檀、媯、燕六州。

突騎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，遂叛入突厥，請爲鄉導，以伐守忠。默啜遣兵二萬擊守忠，虜之而還。謂遮弩曰：「汝叛其兄，何有於我！」遂並殺之。

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中開元三年〈乙卯，西元七一五年〉

春，正月，癸卯，以盧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。懷慎清謹儉素，不營資產，雖貴爲卿相，所得俸賜，隨散親舊。妻子不免饑寒，所居不蔽風雨。

姚崇嘗有子喪，謁告十餘日，政事委積。懷慎不能決，惶恐入謝於上。上曰：「朕以天下事委姚崇，以卿坐鎭雅俗耳。」崇既出，須臾，裁決俱盡，頗有得色，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：「余爲相，可比何人？」澣未對，崇曰：「何如管、晏？」澣曰：「管、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，猶能沒身。公所爲法，隨復更之，似不及也。」崇曰：「然則竟如何？」澣曰：「公可謂救時之相耳。」崇喜，投筆曰：「救時之相，豈易得乎！」

懷慎與崇同爲相，自以才不及崇，每事推之，時人謂之「伴食宰相。」

臣光曰：昔鮑叔之於管仲，子皮之於子產，皆位居其上，能知其賢而下之，授以國政；孔子美之。曹參自謂不及蕭何，一遵其法，無所變更；漢業以成。夫不肖用事，爲其僚者，愛身保祿而從之，不顧國家之安危，是誠罪人也。賢智用事，爲其僚者，愚惑以亂其治，專固以分其權，媢嫉以毀其功，愎戾以竊其名，是亦罪人也。崇，唐之賢相，懷慎與之同心戮力，以濟明皇太平之政，夫何罪哉！《秦誓》曰：「如有一介臣，斷斷猗，無它技；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；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，人之彥聖，其心好之，不啻如自其口出，是能容之，以保我子孫黎民，亦職有利哉。」懷慎之謂矣。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，貶睦州刺史。

突厥十勝降者前後萬餘帳。高麗莫離支文簡，十姓之婿也，二月，與□夾跌都督思泰等亦自突厥帥眾來降；制皆以河南地處之。

三月，胡祿屋酋長支匐忌等入朝。上以十姓降者浸多，夏，四月，庚申，以右羽林大將軍薛訥爲涼州鎮大總管，赤水等軍並受節度，居涼州；左衞大將軍郭虔瓘爲朔州鎮大總管，和戎等軍並受節度，居并州，勒兵以備默啜。

默啜發兵擊葛邏祿、胡祿屋、鼠尼施等，屢破之；敕北庭都護湯嘉惠、左散騎常侍解琬等發兵救之。五月，壬辰，敕嘉惠等與葛邏祿、胡祿屋、鼠尼施及定邊道十總管阿史那獻互相應援。

山東大蝗，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，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。議者以爲蝗眾多，除不可盡；上亦疑之。崇曰：「今蝗滿山東，河南、北之人，流亡殆盡，豈可坐視食苗，曾不救乎！借使除之不盡，猶勝養以成災。」以乃從之。盧懷慎以爲殺蝗太多，恐傷和氣。崇曰：「昔楚莊吞蛭而愈疾，孫叔殺蛇而致福，奈何不忍於蝗，而忍人之饑死乎？若使殺蝗有禍，崇請當之！」

秋，七月，庚辰朔，日有食之。

上謂宰相曰：「朕每讀書有所疑滯，無從質問；可選儒學之士，日使入內侍讀。」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。九月，戊寅，以懷素爲左散騎常侍，使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。每至閣門，令乘肩輿以進；或在別館道遠，聽於宮中乘馬。親送迎之，待以師傅之禮。以無量羸老，特爲之造腰輿，在內殿令內侍舁之。

九姓思結都督磨散等來降；己未，悉除官遣還。

西南蠻寇邊，遣右驍衛將軍李玄道發戎、瀘、夔、巴、梁、鳳等州兵三萬人並舊屯兵討之。

壬戌，以涼州大總管薛訥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，太僕卿呂延祚、靈州刺史杜賓客副之，以討突厥。

甲子，上幸鳳泉湯；十一月，己卯，還京師。

劉幽求自杭州刺史徙郴州刺史，憤恚，甲申，卒於道。

丁酉，以左羽林大將軍郭虔瓘兼安西大都護、四鎮經略大使。虔瓘請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討擊，皆給遞馱及熟食；敕許之。將作大匠韋湊上疏，以爲：「今西域服從，雖或時有小盜竊，舊鎮兵足以制之。關中常宜充實，以強幹弱枝。自頃西北二虜寇邊，凡在丁壯，征行略盡，豈宜更募驍勇，遠資荒服！又，一萬徵人行六千餘里，鹹給遞馱熟食，道次州縣，將何以供！秦、隴之西，戶口漸少，涼州已往，沙磧悠然，遣彼居人，如何取濟？縱令必克，其獲幾何？儻稽天誅，無乃甚損！請計所用、所得，校其多少，則知利害。昔唐堯之代，兼愛夷、夏，中外乂安；漢武窮兵遠征，雖多克獲，而中國疲耗。今論帝王之盛德者，皆歸唐堯，不歸漢武；況邀功不成者，復何足比議乎！」時姚崇亦以虔瓘之策爲不然。既而虔瓘卒無功。

初，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還，陳磧西利害，請往察其形勢；上許之，聽以便宜從事。

枝汗那者，古烏孫也，內附歲久。吐蕃與大食共立阿了達爲王，發兵攻之，枝汗那王兵敗，奔安西求救。孝嵩謂都護呂休璟曰：「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。」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，出龜茲西數千里，下數百城，長驅而進。是月，攻阿了達於連城。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，自巳至酉，屠其三城，俘斬千餘級，阿了達與數騎逃入山谷。孝嵩傳檄諸國，威振西域，大食、康居、大宛、罽賓等八國皆遣使請降。勒石紀功而還。會有言其贓污者，坐系涼州獄，貶靈州兵曹參軍。

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，御史大夫李傑將糾之，日知反構傑罪。十二月，侍御史楊瑒廷奏曰：「若糾彈之司，使奸人得而恐愒，則御史台可廢矣。」上遽命傑視事如故，貶日

知爲歙縣丞。

或上言：「按察使徒煩擾公私，請精簡刺史、縣令，停按察使。」上命召尚書省官議之。姚崇以爲：「今止擇十使，猶患未盡得人，況天下三百餘州，縣多數倍，安得刺史、縣令皆稱其職乎！」乃止。

尚書左丞韋玢奏：「郎官多不舉職，請沙汰，改授他官。」玢尋出爲刺史，宰相奏擬冀州，敕改小州。姚崇奏言：「台郎寬怠及不稱職，玢請沙汰，乃是奉公。台郎甫爾改官，玢即貶黜於外，議者皆謂郎官謗傷。臣恐後來左右丞指以爲戒，則省事何從而舉矣！伏望聖慈祥察，使當官者無所疑懼。」乃除冀州刺史。

突騎施守忠既死，默啜兵還，守忠部將蘇祿鳩集餘眾，爲之酋長。蘇祿頗善綏撫，十姓部落稍稍歸之，有眾二十萬，遂據有西方，尋遣使入見。是歲，以蘇祿爲左羽林大將軍、金方道經略大使。

皇后妹夫尚衣奉御長孫昕以細故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。

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中開元四年〈丙辰，西元七一六年〉

春，正月，昕與其妹夫楊仙玉於里巷伺傑而毆之。傑上表自訴曰：「髮膚見毀，雖則育心，冠冕被陵，誠爲辱國。」上大怒，命於朝堂杖殺，以謝百僚，仍以敕書慰傑曰：「昕等朕之密戚，不能訓導，使陵犯衣冠，雖置以極刑，未足謝罪。卿宜以剛腸疾惡，勿以凶人介意。」

丁亥，宋王成器更名憲，申王成義更爲名撝。

乙酉，隴右節度使郭虔瓘奏，奴石良才等八人皆有戰功，請除游擊將軍。敕下，盧懷慎等奏曰：「郭虔瓘恃其微效，輒侮彝章，爲奴請五品，實亂綱紀，不可許。」上從之。

丙午，以鄫王嗣真爲安北大都護、安撫河東、關內、隴右諸蕃大使，以安北大都護張知運爲之副。陝王嗣升爲安西大都護、安撫河西四鎮諸蕃大使，以安西都護郭虔瓘爲之副。二王皆不出閣。諸王遙領節度自此始。

二月，丙辰，上幸驪山溫湯。

吐蕃圍松州。

丁卯，上還宮。

辛未，以尚書右丞倪若水爲汴州刺史兼河南採訪使。

上雖欲重都督、刺史，選京官才望者爲之，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。揚州採訪使班景倩入爲大理少卿，過大梁，若水餞之行，立望其行塵，久之乃返，謂官屬曰：「班生此行，何異登仙！」

癸酉，松州都督孫仁獻襲擊吐蕃於城下，大破之。

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□鵲、鸜鵒等，欲置苑中，使者所至煩擾。道過汴州，倪若水上言：「今農桑方急，而羅捕禽鳥以供園池之玩，遠自江、嶺，水陸傳送，食爲粱肉。道路觀者，豈不以陛下爲賤人而貴鳥乎？陛下方當以鳳凰爲凡鳥，麒麟爲凡獸，況□鵲、鸜鵒，曷足貴也！」上手敕謝若水，賜帛四十段，縱散其鳥。

山東蝗復大起，姚崇又命捕之。倪若水謂：「蝗乃天災，非人力所及，宜修德以禳之。劉聰時，常捕埋之，爲害益甚。」拒御史，不從其命。崇牒若水曰：「劉聰僞主，德不勝妖；今日聖朝，妖不勝德。古之良守，蝗不入境。若其修德可免，彼豈無德致然？」若水乃不敢違。夏，五月，甲辰，敕委使者詳察州縣捕蝗勤惰者，各以名聞。由是連歲蝗災，不至大饑。

或言於上曰：「今歲選敘大濫，縣令非才。」及入謝，上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庭，試以理人策。惟鄄城令韋濟詞理第一，擢爲醴泉令。餘二百餘人不入第，且令之官；四十五人放歸學問。吏部侍郎盧從願左遷豫州刺史，李朝隱左遷滑州刺史。從願典選六年，與朝隱皆名稱職。初，高宗之世，馬載、裴行檢在吏部，最有名，時人稱吏部前有馬、裴，後有盧、李。濟，嗣立之子也。

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，可往營致，因言市舶之利；又欲往師子國求靈藥及善醫之嫗，置之宮掖。上命監察御史楊范臣與胡人偕往求之，范臣從容奏曰：「陛下前年焚珠

玉、錦繡，示不復用。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！彼市舶與商賈爭利，殆非王者之體。胡藥之性，中國多不能知；況於胡嫗，豈宜置之宮掖！夫御史，天子耳目之官，必有軍國大事，臣雖觸冒炎瘴，死不敢辭。此特胡人眩惑求媚，無益聖德，竊恐非陛下之意，願熟思之。」上遽自引咎，慰諭而罷之。

六月，癸亥，上皇崩於百福殿。己巳，以上女萬安公主爲女官，欲以追福。

癸酉，拔曳固斬突厥可汗默啜首來獻。時默啜北擊拔曳固，大破之於獨樂水，恃勝輕歸，不復設備，遇拔曳固迸卒頡質略，自柳林突出，斬之。時大武軍子將郝靈荃奉使在突厥，頡質略以其首歸之，與偕詣闕，懸其首於廣街。拔曳固、回紇、同羅、□、僕固五部皆來降，置於大武軍北。

默啜之子小可汗立，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，及默啜諸子、親信略盡；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，是爲毘伽可汗，國人謂之「小殺」。毘伽以國固讓闕特勒，闕特勒不受；乃以爲左賢王，專典兵馬。

秋，七月，壬辰，太常博士陳貞節、蘇獻以太廟七室已滿，請遷中宗神主於別廟，奉睿宗神主祔太廟；從之。又奏遷昭成皇后祔睿宗室，肅明皇后留祀於儀坤廟。八月，乙巳，立中宗廟於太廟之西。

辛未，契丹李失活、奚李大酺帥所部來降。制以失活爲松漠郡王、行左金吾大將軍兼松漠都督，因其八部落酋長，拜爲刺史；又以將軍薛泰督軍鎮撫之。大酺爲饒樂郡王、行右金吾大將軍兼饒樂都督。失活，盡忠之從父弟也。

吐蕃復請和，上許之。

突厥默啜既死，奚、契丹、拔曳固等諸部皆內附，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爲可汗。突厥部落多離散，毘伽可汗患之，乃召默啜時牙官暾欲谷，以爲謀主。暾欲谷年七十餘，多智略，國人信服之，突厥降戶處河曲者，聞毘伽立，多復叛歸之。

并州長史王晙上言：「此屬徒以其國喪亂，故相帥來降；若彼安寧，必復叛去。今置之河曲，此屬桀黠，實難制御，往往不受軍州約束，興兵剽掠；聞其逃者已多與虜聲問往來，通傳委曲。乃是畜養此屬使爲間諜，日月滋久，奸詐愈深，窺伺邊隙，將成大患。

虜騎南牧，必爲內應，來逼軍州，表裡受敵，雖有韓、彭，不能取勝矣。願以秋、冬之交，大集兵眾，諭以利害，給其資糧，徙之內地。二十年外，漸變舊俗，皆成勁兵；雖一時暫勞，然永久安靖。比者守邊將吏及出境使人，多爲諛辭，皆非事實，或雲北虜破滅，或雲降戶妥貼，皆欲自衒其功，非能盡忠徇國。願察斯利口，忽忘遠慮。議者必曰：『國家向時已嘗置降戶於河曲，皆獲安寧，今何所疑！』此則事同時異，不可不察。向者頡利既亡，降者無復異心，故得久安無變。今北虜尚存，此屬或畏其威，或懷其惠，或其親屬，豈樂南來！較之彼時，固不侔矣。以臣愚慮，徙之內地，上也；多屯士馬，大爲之備，華、夷相參，人勞費廣，次也；正如今日，下也。願審茲三策，擇利而行，縱使因徙逃亡，得者皆爲唐有；若留至河冰，恐必有變。」

疏奏，未報；降戶□夾跌思泰、阿悉爛等果叛。冬，十月，甲辰，命朔方大總管薛訥發兵追討之。王晙引并州兵西濟河，晝夜兼行，追擊叛者，破之，斬獲三千級。

先是，單于副都護張知運悉收降戶兵仗，令渡河而南，降戶怨怒。御史中丞姜晦爲巡邊使，降戶訴無弓矢，不得射獵，晦悉還之；降戶得之，遂叛。張知運不設備，與之戰於青剛嶺，爲虜所擒，欲送突厥；至綏州境，將軍郭知運以朔方兵邀擊之，大破其眾於黑山呼延谷，虜釋張知運而去。上以張知運喪師，斬之以徇。毘伽可汗既得思泰等，欲南入爲寇。暾欲谷曰：「唐主英武，民和年豐，未有間隙，不可動也。我眾新集，力尚疲羸，且當息養數年，始可觀變而舉。」毘伽又欲築城，並立寺觀，暾欲谷曰：「不可。突厥人徒稀少，不及唐家百分之一，所以能與爲敵者，正以逐水草，居處無常，射獵爲業，人皆習武，強則進兵抄掠，弱則竄伏山林。唐兵雖多，無所施用。若築城而居，變更舊俗，一朝失利，必爲所滅。釋、老之法，教人仁弱，非用武爭勝之術，不可崇也。」毘伽乃止。

庚午，葬大聖皇帝於橋陵，廟號睿宗。御史大夫李傑護橋陵作，判官王旭犯贓，傑按之，反爲所構，左遷衢州刺史。

十一月，己卯，黃門監盧懷慎疾亟，上表薦宋璟、李傑、李朝隱、盧從願並明時重器，所坐者小，所棄者大，望垂矜錄；上深納之。乙未，薨。家無餘蓄，惟一老蒼頭，請自鬻以辦喪事。

丙申，以尚書左丞源乾曜爲黃門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姚崇無居第，寓居罔極寺，以病痞謁告。上遣使問飲食起居狀，日數十輩。源乾曜奏事或稱旨，上輒曰：「此必姚宗之謀也。」或不稱旨，輒曰：「何不與姚崇議之！」乾曜常謝實然。每有大事，上常令乾曜就寺問崇。癸卯，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，仍聽家人入侍疾；上許之。崇以四方館有簿書，非病者所宜外，固辭。上曰：「設四方館，爲官吏也；使卿居之，爲社稷也。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，此何足辭！」崇子光祿少卿彝、宗正少卿異，廣通賓客，頗受饋遺，爲時所譏。主書趙誨爲崇所親信，受胡人賂，事覺，上親鞫問，下獄當死。崇復營救，上由是不悅。會曲赦京城，敕特標誨名，杖之一百，流嶺南。崇由是憂懼，數請避相位，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。

十二月，上將幸東都，以璟爲刑部尚書、西京留守，令馳驛詣闕，遣內侍、將軍楊思勗迎之。璟風度凝遠，人莫測其際，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。思勗素貴幸，歸，訴於上，上嗟歎良久，益重璟。

丙辰，上幸驪山溫湯；乙丑，還宮。

閏月，己亥，姚崇罷爲開府儀同三司，源乾曜罷爲京兆尹、西京留守，以刑部尚書宋璟守吏部尚書兼黃門監，紫微侍郎蘇頲同平章事。

璟爲相，務在擇人，隨材授任，使百官各稱其積；刑賞無私，敢犯顏正諫。上甚敬憚之，雖不合意，亦曲從之。

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，朝廷旰食，傾天下之力不能克；郝靈荃得其首，自謂不世之功。璟以天子好武功，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，痛抑其賞，逾年始授郎將；靈荃慟哭而死。

璟與蘇頲相得甚厚，頲遇事多讓於璟，頲每論事則頲爲之助。璟嘗謂人曰：「吾與蘇氏父子皆同居相府，僕射寬厚，誠爲國器，然獻可替否，吏事精敏，則黃門過其父矣。」

姚、宋相繼爲相，崇善應變成務，璟善守法持正；二人志操不同，然協心輔佐，使賦役寬平，刑罰清省，百姓富遮。唐世賢相，前稱房、杜，後稱姚、宋，他人莫得比焉。二人每進見，上輒爲之起，去則臨軒送之。及李林甫爲相，雖寵任過於姚、宋，然禮遇殊卑薄矣。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，齊澣練習時務，姚、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，既而歎曰：「欲知古，問高群，欲知今，問齊君，可以無缺政矣。」

辛丑，罷十道按察使。

舊制，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省奏擬。是歲，始制員外郎、御史、起居、遺、補不擬。

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中開元五年〈丁巳，西元七一七年〉

春，正月，癸卯，太廟四室壞，上素服避正殿。時上將幸東都，以問宋璟、蘇頲，對曰：「陛下三年之制未終，遽爾行幸，恐未契天心，災異爲戒；願且停車駕。」又問姚崇，對曰：「太廟屋材，皆苻堅時物，歲久朽腐而壞，適與行期相會，何足異也！且王者以四海爲家，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，百司供擬已備，不可失信；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，更修太廟，如期自行耳。」上大喜，從之，賜崇絹二百匹。己酉，上行享禮於太極殿，命姚崇五日一朝，仍入閣供奉，恩禮更厚，有大政輒訪焉。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：「隋文帝富有天下，遷都之日，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？此特諛臣之言耳。願陛下克謹天戒，訥忠諫，遠諂諛。」上弗聽。

辛亥，行幸東都。達崤谷，道隘不治；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，宋璟諫曰：「陛下方事巡幸，今以此罪二臣，臣恐將來民受其弊。」上遽命釋之。璟曰：「陛下罪之，以臣言而免之，是臣代陛下受德也；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。」上從之。

二月，甲戌，至東都，赦天下。

奚、契丹既內附，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，請復營州。三月，庚戌，制復置營州都督於柳城，兼平盧軍使，管內州縣鎮戍皆如其舊；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爲營田、支度使，與慶禮等築之，三旬而畢。慶禮清勤嚴肅，開屯田八十餘所，招安流散，數年之間，倉廩充實，市邑浸繁。

夏，四月，甲戌，賜奚王李大酺妃辛氏號固安公主。

己丑，皇子嗣一卒，追立爲夏王，謚曰悼。嗣一母武惠妃，攸止之女也。

突騎施酋長左羽林大將軍蘇祿部眾浸強，雖職貢不乏，陰有窺邊之志。五月，十姓可汗阿史那獻欲發葛邏祿兵擊之，上不許。

初，上微時，與太常卿姜皎親善。及誅竇懷貞等，皎預有功。由是寵遇群臣莫及，常出入臥內，與后妃連榻宴飲，賞賜不可勝紀。弟晦，亦以皎故累遷吏部侍郎。宋璟言皎兄弟權寵太盛，非所以安之，上亦以爲然。秋，七月，庚子，以晦爲宗正卿，因下制曰：「西漢諸將，以權貴不全；南陽故人，以優閒自保。皎宜放歸田園，散官、勳、封皆如故。」

壬寅，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大破吐蕃於九曲。

安西副大都護湯嘉惠奏突騎施引大食、吐蕃，謀取四鎮，圍鈸換及大石城，已發三姓葛邏祿兵與阿史那獻擊之。

并州長史張嘉貞上言：「突厥九姓新降者，散居太原以北，請宿重兵以鎮之。」辛酉，置天兵軍於并州，集兵八萬，以嘉貞爲天兵軍大使。

太常少卿王仁惠等奏則天立明堂不合古制；又，明堂尚質，而窮極奢侈，密邇宮掖，人神雜擾。甲子，制復以明堂爲乾元殿，冬至、元日受朝賀，季秋大享，復就圜丘。

九月，中書、門下省及侍中皆復舊名。貞觀之制，中書、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，必使諫官、史官隨之，有失則匡正，美惡必記之；諸司皆於正牙奏事，御史彈百官，服豸冠，對仗讀彈文；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。及許敬宗、李義府用事，政多私僻，奏事官多俟仗下，於御坐前屏左右密奏，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；諫官、史官皆隨仗出，仗下後事，不復預聞。武後以法制群下，諫官、御史得以風聞言事，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，率以險詖相傾覆。及宋璟爲相，欲復貞觀之政，戊申，制：「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，皆令對仗奏聞，史官自依故事。」

冬，十月，癸酉，伊闕人孫平子上言：「《春秋》譏魯躋僖公；今遷中宗於別廟而祀睿宗，正與魯同。兄臣於弟，猶不可躋，況弟臣于兄，可躋之于兄上乎！若以兄弟同昭，則不應出兄置於別廟。願下群臣博議，遷中宗入廟。」事下禮官，太常博士陳貞節、馮宗、蘇獻議，以爲：「七代之廟，不數兄弟。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爲君，若數以爲代，則無祖禰之祭矣。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，故爲中宗特立別廟。中宗既升新廟，睿宗乃祔高宗，何嘗躋居中宗之上？而平子引躋僖公爲證，誣罔聖朝，漸不可長。」時論多是平子，上亦以爲然，故議久不決。蘇獻，頲之從祖兄也，故頲右之。卒從禮官議。平子論

之不已，謫爲康州都城尉。

新廟成。戊寅，神主祔廟。

上命宋璟、蘇頲爲諸皇子制名及國邑之號，又令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。璟等上言：「七子均養，著於《國風》。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，輒混同以進，以彰陛下覆燾無偏之德。」上甚善之。

十一月，丙申，契丹王李失活入朝。十二月，壬午，以東平王外孫楊氏爲永樂公主，妻之。

秘書監馬懷素奏：「省中書散亂訛缺，請選學術之士二十人整經校補。」從之。於是搜訪逸書，選吏繕寫，命國子博士尹知章、桑泉尉韋述等二十人同刊正，以左散騎常侍褚無量爲之使，於乾元殿前編校群書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